



黄 雨

(西班牙) 胡里奥·亚马萨雷斯 著 童亚星 译

Julio Llamazares

La Lluvia Amarilla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La Lluvia Amarilla Julio Llamazares

黄 雨

〔西班牙〕胡里奥·亚马萨雷斯 著 童亚星 译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8-3329

Julio Llamazares
La Lluvia Amarilla

Copyright © Julio Llamazares, 1998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Author
c/o RDC AGENCIA LITERARIA, S. L.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Shanghai 99 Reader's Cultur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雨 / (西)胡里奥·亚马萨雷斯著; 童亚星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18
(中经典精选)
ISBN 978-7-02-014390-0

I. ①黄… II. ①胡… ②童… III. ①中篇小说-西班牙-现代 IV. ①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127698 号

总 策 划 黄育海
责任编辑 甘 慧 欧雪勤
封面设计 汪佳诗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上海盛通时代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开 本 890 毫米×1240 毫米 1/32
印 张 4.125
字 数 69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4390-0
定 价 39.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哀湮野确有其地。

自一九七〇年起，此地已无人居住，只是屋舍仍在。在比利牛斯山地区的韦斯卡省，这个叫做索雷波多的地方，已被世人遗忘，在茫茫雪原静静地坍塌。

书中人物均为虚构。诚然，他们完全有可能真实存在，而作者当然并不知情。

写于《黄雨》问世二十五周年

自一九八八年《黄雨》问世已过去二十五年。《黄雨》是我的第二部小说，也是目前为止读者和译版最多的小说，这虽不能表示它比别的作品更胜一筹，但也的确证明：如果作家写作的目的在于使人阅读，那么在鄙人所有拙作中，《黄雨》无疑最为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

除此之外，小说刚现身各大书店，几乎立即引起了让我颇为自得的、文学之外的影响。这让我很是意外，毕竟，我在创作时如何料想得到作品会给民众带来怎样的影响呢，何况，这些影响绵延至今，是读者对《黄雨》的认可度远远超过对普通小说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人们络绎不绝地造访哀涅野——故事的原型地，虽然已沦为废墟，但依然存在（该地位于韦斯卡省的索雷波多地区，景色优美，人烟稀少，条件艰苦）；给姑娘们起上与这个地方相同的名字；在每年十月的第一个

周六^①成群结队地重走书中主角当年从偏远的哀涅野下山的道路；甚至有读者将《黄雨》视为俗世的《圣经》，因为它前所未有地使这片原野如失落的天堂般重获新生。凡此种种无不表明——至少就我写作的初衷而言——部分读者对于《黄雨》的解读已经超越小说的范畴。在我眼里，《黄雨》原本只是一本普通小说，与其他小说相比无谓优劣。当然，倒也不至于成为最肤浅的那本。在出版初期，我以为它会读者寥寥，受到冷遇，还把这一想法告诉过我当时的编辑，已故的马里奥·拉科鲁兹。在我的第一部小说《月夜狼影》出人意料地大获成功后，他满心期待这第二部，坚信它的成绩足以比肩我的小说处女作。

《黄雨》的成绩没有“比肩”《月夜狼影》，而是远远超过了后者。我异常惊讶（马里奥·拉科鲁兹同样惊讶，后来他坦言，他从未奢望这样一部作品会大受欢迎。归根结底，这无非是一个幽居荒村者临终前的内心独白）。小说在短短几月内数次再版，跻身畅销书行列，斩获无数好评（当然，也不乏差评）和包括当年“西班牙图书金书奖”在内的若干不期而至的奖项，并开始在国外出版，且延续至今。然而，撇开辉煌的销量和如潮的好评，最让我惊讶的莫过于小说从一开始就在民众中形成

① 应为西班牙每年十月七日纪念圣女罗莎里奥的庆典活动，民众往往在十月初组织纪念仪式——译者注。

的冲击力，且这种冲击力的社会意义远超文学意义——相信我这样说不会削弱小说的地位（即使削弱也无妨，毕竟我是作者，我有资格说这话）。这与西班牙乡村人口减少这一恰好产生于《黄雨》描述的年代的现象相切合。就这个话题而言，《黄雨》亦可算作以文学笔调对此进行探讨的先驱之作。如同《月夜狼影》，我在《黄雨》中再次不经意地涉及了这样一种话题：除了我，还有成千上万有过相关经历的读者也对此颇为关注，但他们却从未在别处读到过同类题材的作品。

《月夜狼影》是除了佛朗哥时期的寥寥几例之外（还显而易见都是站在佛朗哥的立场），西班牙的第一本游击队题材小说。我得承认，《黄雨》的成就一部分归功于它诞生得恰逢其时。对此我不但不曾有丝毫料想，而且恰恰相反，我以为在八十年代这种对现代化生活满怀憧憬的时期，一部关于死亡和乡村人口减少的作品恐怕跟我的写作风格一样，相当不合时宜。所幸，这一点并不会削弱我的自豪之情。除了西班牙国内外不计其数的读者，小说还让我结识了大量朋友。他们当街向我倾诉小说如何让他们深受震撼（不少人还夸耀自己已经送出几十本、甚至上百本给亲朋好友）。更有像胡里奥·加文和恩里克·萨图埃一样深爱着比利牛斯山的索雷波多这片土地上的阿拉贡人（胡里奥致力于挽救当地财产，保护被居民们遗弃的废墟；恩里克

则和哀湮野地区颇有渊源，那是他母家的故里。同时他也在开展关于此地的调研，最新的一篇专著恰好名为《哀湮野，泛黄的记忆》），他们把我视作老乡，将我除了这本小说之外跟这一地区毫无交集的事实抛之脑后。哥伦比亚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加西亚·马尔克斯说过“写作是为了交友”，如果此言属实，那《黄雨》同样也出色地实现了这一目标。

《黄雨》问世二十五周年之际，赛斯·巴拉尔出版社再版了这部小说，并随书附赠一张由爱德华·鲁伊斯·德·拉·克鲁斯制作的风光纪录片 DVD，以飨读者。除了茵康斯坦特斯戏剧公司根据小说改编的戏剧片段（之前还有另两部分别由荷兰和西班牙改编成歌舞剧的作品），纪录片中还收揽了哀湮野有人居住时及荒芜初期的风光，既与文字相得益彰，亦可吸引读者，帮助他们了解小说的场景原型。

我个人深切感谢出版社的此次再版，感谢再版给予我机会，向读者朋友们一直以来的亲切和热情（当然，针对小说的感情远大于针对我本人），以及向所有为本书的成绩做出贡献的友人致谢。诚然，即使《黄雨》籍籍无名，我也会一如既往，坚持写作。在如今这个一切都匆匆而过、转瞬即逝的年代，感谢小说在二十五年之后依然广为传阅。

他们赶到索雷波多岭时，大概会是黄昏时分了。厚重的黑影会像浪潮一样逼近山峦，血红的残阳即将落下，无力地照射着一簇簇荆豆和大片废墟瓦砾。在那场侵袭了包括牲畜在内、熟睡中的索雷波多岭上那家人的大火发生前，这片废墟上曾是他家那孤零零的老宅。

领队可能会停下脚步，打量这片废墟，打量这无边无垠、晦暗孤寂的景色。他会默默地画十字祈祷，等着其他人赶上来。那晚恐怕大伙儿都会来：帕诺家的何塞，莱西诺，楚阿诺鲁斯，烧炭工本尼托，阿尔内托和他的两个儿子，还有巴萨家的拉蒙。他们都是在经年劳作中硬朗起来的汉子，英勇顽强，生来就看惯了这片大山的哀伤孤苦之气。可哪怕如此，哪怕那天晚上，他们全都会提枪携棍，胆怯不安的阴影还是会笼罩他们的双眼，拖住他们的脚步。他们大概会花上点儿时间观望一番那烧焦老宅的断壁残垣，接下来，就是远处的那个地方，已经有人用手

指着那儿了。

远处山坡对面，哀湮野残存于岩石和梯田之间的屋顶和树木，都渐渐隐设在片片夜色中。这里朝东，夜幕总是早早降临。从山腰上看，哀湮野如同一个用破败不堪的石块拼凑成的大圆球一样悬挂在山上。只有在低处的房舍——它们被潮气侵蚀、河流拖拽，滚落而下——最后一丝阳光才勉强在玻璃和岩石间挤出一丝反光。除此之外，就是铺天盖地的寂静。听不到声响，看不到炊烟，路上没有一丝人影，甚至没有哪扇窗户后悬挂的帘子会轻轻飘摇。他们找不到任何生命迹象。不过，这群从索雷波多岭高处的荒地眺望哀湮野的人一定知道，在这里，在这漫天静寂的阴影中，我已经看见了他们，我会等着他们。

一行人重新上路，过了那片烧焦的废墟，山路开始往下，穿过橡树林和乱石堆，直通山谷。岩壁间的小路紧贴山腰，骤然收紧，如同一条拖曳着身子寻找水源的巨蟒。小路时而隐没在灌木杂草中，时而好长一段距离都彻底躲进厚厚的青苔和荆豆丛下。这些年来，除了我，没人走过这路。这群人将一言不发，一个紧跟一个缓缓前行。他们很快会听到河流低沉的咆哮。可能会有一只猫头鹰——说不定就是此刻飞过我窗前的这只——在橡树林中高声鸣叫。等到天全黑了，领队会摁亮手电筒，停下脚步，其余人立马一一效仿。似乎被同一片阴影吸引，

众人的目光会齐齐盯住山沟中的丛林。然后，就在所有人的手都紧张地摸索着各自的武器时，迎着手电泛黄而鬼魅的灯光，他们将会看到杨树林中磨坊的轮廓。磨坊还没有倒塌，在腐烂的杂草和世人的遗忘中勉强矗立着。更远处，哀湮野忧郁的夜景与天色融为一体：哀湮野已近在眼前，一扇扇窗户后，一双双空洞的眼睛死死盯住他们。

一行人踩着老旧的木桥和紧实的泥土过河时，无不全神贯注，听着河水汨汨作响。恐怕那时候，会有人恨不得掉头折返。不过来不及了：道路随同河流隐没在眼前的一堵堵矮墙后，大伙儿的手电将会照亮这片愁云惨雾的景色：墙和屋顶破败不堪，窗户落地，门框窗框通通散架，房屋整栋整栋倒塌，活像遍地牲畜跪倒在周围那些幸免于难、虎视眈眈的同类前。此刻，这一切统统透过窗户，落入我的眼帘。满眼的荒芜和遗忘之气已经让这里和真正的坟场相差无几。来者中恐怕有不少人还是第一次见识荨麻那可怕的威力，它们主宰了街道和院落，又开始攻占和亵渎每家每户的心灵和回忆。到那时，不止一人会暗自揣度：除了疯子，恐怕没人能在这么多年里独自忍受这般死寂和荒凉。

好一阵子，大伙儿都会在这片死寂中打量着村子。每个人都打小就知道它，甚至还有人曾在此安家落户，他们该是会记

得当年每逢秋假或圣诞时走亲访友的场景。也有些人回来过，这都是近几年的事儿了，人们开始弃村而去时，他们就来淘点儿牲畜或旧家具，而离去的村民对此毫不计较，也没对这些家什有多少指望，但凡能换点儿钱，让他们在山下或首府萨拉戈萨开始新生活，卖了它们也没啥可惜。不过，自从萨比娜过世后，哀涅野除我之外再无别人，没人还记得我，我就像一条谁都不敢靠近的疯狗，只得独自啃噬回忆和尸骨。没有人再大胆回来过。已经十年了，孤苦漫长的十年。或许，每个夏天的午后，当这群人赶着牲畜上山砍柴时，都会远眺村庄，可谁又能想到，世人的遗忘，究竟在我这具行尸走肉般悲哀的躯体上，啃下了多少触目惊心的斑斑牙印。

要这群人认出我的家一定相当费事。撇开那已经模糊的记忆不谈，单是这夜色和这废墟就会让双眼愈发迷茫。恐怕有人寻思着最好直接叫我的名字，打破这安静的迷雾，让声声呼唤来寻找我，让这呼声穿越洞开的房门、破碎的玻璃和厚重的阴影。正是这阴影，连同此刻那无法破解的夜色，吞没了他们的记忆。不过单单这个想法就可能让他们不寒而栗：在这屋外大呼小叫，跟在坟场呼叫没什么两样。在这儿大呼小叫，只会搅乱这平稳的夜色，打扰亡灵们的沉睡。

于是众人会打定主意，继续悄声寻我。他们三三两两紧挨

着，借着手电的微光，会走遍整个村子。每当记忆无能为力，就任凭直觉牵引。大伙儿将会游荡在每条街道、每个院落，甚至开始绕起圈子。最终，兜兜转转了好久，时而驻足，时而折回，他们终于能听到黑暗中传出圣水池的水声了，然后将会在荨麻地里发现那个满是黑色淤泥和伤感气息的水池，但还得折腾好一阵子，他们才会看到教堂。其实教堂就在旁边，紧挨着水池，不过直到铁十字架猛然划破手电光，大伙儿才会发现它的存在。众人手拉着手，几乎不敢上前，只远远看着荆棘丛生的门廊、腐烂的木头，还有屹立于废墟上坚不可摧的芦苇堡垒。教堂的残躯如同一棵石树，又像一个独眼巨人，生存的全部意义莫过于向上苍放射它那空洞的独眼的狂热。好在对大伙儿来说，这令他们备受折磨的探索哀涅野之路，终于在这个夜晚有了方向。

在教堂后面、贝斯科斯家的老宅前，恐怕他们又要停下脚步，一时回不过神。不过，破烂的屋顶和爬满门窗的茂盛的常春藤会立刻让他们确信：这儿早就没人住了。我家就在大伙儿身边的一片核桃树影和已看不出轮廓的菜园中，挡住了贝斯科斯家对面的巷子。屋子的四壁爬满了高高的荒草。由于没人打理，让水流进水渠，圣水池的水在路上肆意流淌，流过一棵又一棵树木，侵蚀了树干，催生出苔藓。众人挤成一团，借着手电光搜寻门廊

和马厩的轮廓，还有旧棚屋的废墟，以及门窗后那沉闷的气息。或许一开始，他们会以为这房子和别处一样，也没人住了。遗忘的藤蔓在这里纠结缠绕，没有任何征兆——哪怕是一闪而过的直觉——会让他们意识到，眼前就是他们寻找多时的房屋。接着，或许是那如同黑色黏液般浸透了屋子每个角落的寂静让人开始猜测，并随即确定：他们已经来到了这扇门前。当年，我在哀涅野找不到任何人帮我安葬萨比娜时，正是他们中的一些人，把萨比娜的棺木从这扇门抬了出去。

推门时，生锈的锁环发出的声响将彻底惊扰平静的夜晚，划破它深邃的宁静。大胆的推门人像是自己吓唬自己一样，会立刻退回来，一群人僵在原地，一动不动，静静聆听锁环的回声在村子里回荡开来。一时间，这声音甚至给人一种会永不停歇的错觉。大伙儿开始害怕这声响会让整个哀涅野从长久的睡梦中惊醒，害怕那些已故居民的魂灵会突然回到各自家中。还好，挨过了漫长的几秒钟之后，哪怕是在众人如此期望找到点儿什么的这幢屋子里，也不会出现丝毫怪异的迹象。寂静和夜色将再次笼罩村庄，手电光也重新撞击在房门上，却依然不会搜寻到他们正对面，我那幽微的目光。

好在大伙儿也能料到我走不远。墙上那道道黑色缝隙发出的低吟、仙人掌的阴影会这样告诉他们，窗户后深不可测的夜

色也会这样告诉他们。大伙儿猜测，看到他们走近，我早就把自己藏在了屋子最黑暗最隐蔽的角落。不过也有可能不是这样，有可能正好相反：我料到找我的人必定直奔此处，所以肯定会躲到山里，或是躲进别家屋子的废墟阴影中，或许此刻，我正从他们身后窥视着他们的一举一动。不管怎样，大伙儿都坚信，但凡他们还在村里，我是绝不可能主动走出自己的藏身之处的；即使我被找到，也必定会奋力反抗。

但他们别无选择。不管他们何时来哀湮野，都只会是为了找我。一旦到此，在这幢屋子前，连渐渐深沉的夜色都会跟他们作对。而此时此刻，在白蒲萨村的厨房里，他们的妻儿还在焦急地盼望他们归去。所以，迟早会有人打破众人的迟疑，紧握枪杆，果敢地靠近屋门，借着旁人的手电光瞄准门锁。没准这人还示意众人退后，不过来不及了，有力的枪声会猛然响起，震得所有人僵在原地。

待众人回过神来，枪声已然平息。刺鼻的气味会侵扰整条街，一股青烟在园子里的树丛上空弥漫开来，消散在夜色中。大家小心翼翼地靠近屋门。门锁已经像干柴一样炸开，轻轻一推，门廊就会暴露在手电光下。众人呼吸急促，脉搏都快炸开，手忙脚乱地搜遍楼下的所有房间，搜遍储藏室和尚有一丝余温的孤零零的厨房，还会搜遍地窖里每一个黑暗的角落。从那一

刻开始，一切都会发生得让人猝不及防。从那一刻开始（包括几小时后众人试图回忆和讲述这一切时），没人能说得清先前的猜疑是怎样得到了证实。当第一个人冲上楼梯，所有人都会猜到早已在此等候他们多时的一切。突如其来的莫名寒意和满是邪气的声响都会向众人预告接下来的场景。所以，当手电光最终找到门后的我，没人会惊声尖叫，没人会画十字祈祷或露出厌恶的神情。我和衣躺在床上，双眼直勾勾盯着众人，身上满是苔藓和鸟儿的啄痕。

没错，他们找到我时就会是这样：穿戴整齐，直直地看着他们，一如我当年在磨坊那废弃的机器边找到萨比娜。只是当时，我别无陪伴，身旁只有小狗，还有云层撞击在河边树丛后粉身碎骨时那凄厉的呻吟。

（真是奇怪啊，我居然还记得这一切，此时此刻，时间都已快走到尽头，恐惧穿透了我的双眼，黄雨模糊了记忆，模糊了亲人们的眼光——除了萨比娜的。我怎么可能忘得了，当我拼命解开缠绕着她的绳结时，她那直视我的冰冷目光？我又怎么可能忘得了那个十二月的漫漫长夜？那是我独自在哀湮野度过的第一夜，生命中最漫长最孤苦的一夜。）

那时，胡里奥一家已经搬走两个月了。他们等到黑麦成熟，就把收成、绵羊和旧家具拉到别斯卡斯卖掉。随后，十月的一天早上，天还没亮，他们就在那匹母马身上驮满家当，离开大山，朝着公路起程了。那晚，我跟以前一样躲进了磨坊。每次